

■青视野

AI 重估学术

■曾 攀



■站在总体性的人类伦理与生死存亡层面,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人应当如何借助机器更好地确立或校准未来路径里的自身主体性。AI是辅助,也是判断;是综合,也是创造

■看似无穷远的远方,AI是被等待的终点,但是终点线应该画在哪里?角逐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其实在于文化形态乃至文明本身是否足够强大,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种我们未曾经历却可预见的全新形态

一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对AI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当前AI的出现对传统的学科史与学术史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对于文学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AI的持续发展将会由“文学是人学”延伸出“文学是人一机学”又或者“文学是人工智能学”的形态。这是危机,也是契机。

对于学术杂志来说,AI是场域,也是公器,尤其在人工智能对传统学术造成巨大影响的当下,谨慎而合理地应对AI的冲击是题中应有之义。也许不能完全断言AI会取代文学研究乃至学术本身,但可以构想这样的未来,那就是:以人为绝对主体的学术生成,将不得不面临根本性的变革。如果我们回避和拒绝这样的革命,将会打造另一种意义上的学科壁垒。

具体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人机协作将构筑一种协同性、商议性和会通性的交互机制,对学术研究构成新的促进和新的引导。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工具、媒介和渠道,只不过AI具有的综合和生成功能,从根本上动摇了学人或批评家的主体性。然而换一种角度来看,如此是否又能够生成了新的主体意义?这确乎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设置,即学术期刊与其“堵”不如“疏”,为AI开辟合理性的空间和场域,也就是说,只要能提供创新意识、做出学术贡献,那么其作者姓“人”、姓“机”又或姓“人一机”,从根本上来说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当前学界和评论界早已对堆积如山的八股文乃至学术垃圾痛心疾首,AI的出现是重塑与再造学术场域的极好机缘。当然,在实践中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判别和辨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无须惶惧。

二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看,进入理性主义时代的文化选择和精神趋向,尤为倾向于效率、系统、模态的选定,这与AI形成了天然的亲缘关系。然而,AI的辐射性与覆盖面,以及不断进阶的算法,又远远超乎既定的模式,超越简单的叠加。因此,AI内在于人类的发展,也将可能溢出其中寻求更深远的可能,这是重估的基础,也是再生的创造。

人们一般以为,AI不会迸发出所谓的新思想,事实并非如此,因为AI所“运算”的是无限的

与不断更新的数据、语料,可以通过重组生成新的概念、理念。但事实是在算法能力上,人脑与AI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可以表达出无数的排列组合,这常常能够达成新的创造性。

归根结底,当前人们总是将人的创造与AI二者割裂开来,又或是刻意夸大二者的对立与对抗,不是危言耸听,就是自我设限,在开放时代不期然地走向封闭。然而,尽管目前AI在语料层面时常呈现出无可比拟且源源不断的思考力,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千万种程式和方法;但焦虑论与封杀论者却无法理解人与AI是相得益彰的,既可以成为彼此的尺度,也能够填充各自的缺失,换句话说,如果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问题中比人聪明,比如学术研究中通过新的综合和重组,通过足够丰富复杂与足够饱满充分的论述,能够生成学术创新性与学科生长点,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站在总体性的人类伦理与生死存亡层面,更应该思索的是,人应当如何借助机器更好地确立或校准未来路径里的自身主体性。AI是辅助,也是判断;是综合,也是创造。以文学史写作为例,长不过百余年的时间,直至目前,还在不断的“重写”“重估”乃至“新论”或“解散”,由此呈现出自身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或简而言之的开放性。如此,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妨更为民主一些,包括对AI的接纳与融汇、反省与重思:首先,对于众多学术八股文而言,AI的出现将形成整顿机制,对于学术的机械复制形成必要的修正与重估;其次,AI全方位参与到学术生产与创造之中,从文献检索到内容框架,甚至学术思想与话语创制,学术期刊目前对AI可谓如临大敌,只不过是出于没有精确的检验方法,更因没有寻求到人机结合的更优方式,从新的美学形式到新的学术话语,AI不仅可以提供转化的契机,更有待形成革命性的范式;再次,AI将重估精英主义的学术话语,此为学术走向大众化的极佳态势,也许更有利于学术打破自身壁垒,探索更多的受众并且于焉反躬自身,形塑内部的变革并引向外部的新创。此外,AI对于总体性的学术生态,带来了釜底抽薪的冲击,机器可以生成千篇一律的模式,但更可经此检验,人的创造性是否是唯一的。而在AI与人的主体性沟通融汇的过程中,亦将生成更具创造力的学术形态,这一点经常被学术期刊简单屏蔽。质言之,AI有必要也必将去取代可以取代的部分,而更好地辅助和赋能,人类由此可以更为自由地去创造自我难以达成和超越的经验。

在此过程中,学术杂志亟待处理的问题在于:一是具备足够的开放性,即便只是有限的

开放,也不过早定义和封锁AI,随时保持某种流动性,在行业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建立动态调整和随器(机器)赋形的机制;二是借助AI重估学术,一方面辨别和分析假问题、伪学术,重塑学术生态,另一方面为人机熔铸提供更有效的养料及可能;三是重新理解人机结合的理念,在维持人的意义的同时,也不忽视机器的意义。在这样的视阈下重估学术,学术的问题是内在于自身的,而非AI所致,只是在AI的镜像中显形而已。

三

退一步说,如果学术论文的写作被AI取代,说明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然停滞不前甚至开历史倒车了,那么需要考虑的便是学术研究如何利用AI超越原来的模式和范型,在与AI的追逐又或协作中,不仅研究者蜕变为不断更新与变革的主体,而且学术史、文学史以及整个人文发展,都经由此径,探知更为多元的未来性征,构筑维度更丰富的文化生态,从陈腐的“旧我”向更高层级的“新我”进阶。

看似无穷远的远方,AI是被等待的终点,但是终点线应该画在哪里?角逐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其实在于文化形态乃至文明本身是否足够强大,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种我们未曾经历却可预见的全新形态。

总而言之,AI时代学术面临着重估的三种形态:一是AI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在相互补充中迎来彼此新的挑战;二是学术是否具备足够的兼容性与开放性,在质疑中不断超越自身,就像学科概念在既往所形成的变革一样,AI时代的整顿与重估亦迫在眉睫;三是人机融合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争议中形构辨析甚或是容错的空间,为打开将来新的可能性提供场域。AI在当下以至于未来的参与性是无可回避的,数据与史料的无限综合、学术史变革与学科史理念的重写、“人一机”协同的新主体性的确立,等等,都将穿越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即哪天AI做学问做得比人好,那么人类大可腾出手来践行其他无可替代的志业。

但需警惕的是,AI对于学术而言,有积极重估,也存在消极重估,人工智能的副作用所可能滋生的误导、篡改,甚至是以错误和逆反为征兆的创造,都值得我们深入其间,去伪存真,重锚航向。人的作用和价值在这其中始终是存在的。

AI时代刚刚启幕,学术的重估历程亦是常新常变,只有以开放的态度不断试探新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才能真正迎来全新的革命与解放。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

作为江苏文学阵营中的一员新锐,庞羽的书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毕飞宇就曾这样评价庞羽:“一所好大学完全可以用四年的光阴让一个孩子脱胎换骨。庞羽脱胎换骨了。我几乎不认识这孩子的文字了。她的小说很有样子了。是的,我要祝贺庞羽,同时向庞羽的所有任课老师们致敬。”毕飞宇的这段话,不仅让我们读到了一所大学对一位青年人的重塑作用,更读到了一位文学前辈对一位年轻写作者的认可与期许。

一直以来,庞羽着力于书写南京,在她的笔下你会读到一座流动中的金陵古城。她的作品中那些频繁闪现的标识性地域名称,会让你自然联想到熟悉的南京味道。比如在《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中,庞羽融合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将野猪拟人化,以那段时间在南京大学校区频繁出现的野猪群为叙述对象,触及了青年一代在当下所遭遇的一些问题。又如在《南京花灯》中,穿插了对“南京夫子庙”“新百”“德基”以及“鸭血粉丝”的书写。《美国熊猫》讲述了大学生凌霄和她的导师夏瑾以及好友彭雀的故事,小说中出现的“陵大和园”“杜厦图书馆”“黑匣子剧场”等叙述,无不提醒着读者故事发生地是南京。除此之外,《黄桃》中出现的“河西万达”、《宇宙飞船》中的“三山街”、《红豆加绿豆等于黑豆》中的“栖霞区派出所”、《白猫一闪》中提到的“新街口”“大行宫”“玄武湖”以及“安德门”等地名,更是直接提醒读者小说的发生地就是南京。这种立足于南京地域基础上的文化书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所居城市日常生活观察的敏锐与深入。

庞羽在写作时十分注重叙事视角的多重运用。《金鱼幽灵》的开篇采用的是全知叙事视角,写到日本海岸发现了95艘幽灵船,紧接着又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通过夏伟朝的限制视角,引出他与第三任老婆梅丽关于幽灵船的对话。《佛罗伦萨的狗》采取了对话的形式,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陆医生的引导下,讲述了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抛出了一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这个地名在全文中反复出现,为什么“我”总是提起佛罗伦萨?原来,“我”早先由于很少受到旁人关注而感到自卑,直到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读课文,文中的“佛罗伦萨”一词对有口音的“我”来说十分拗口,这引起了林老师的关注。而林老师看似无关紧要的关心,对于刚刚来到新学校的“我”而言,自然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放学都会从天台底下的路走,只为引起林老师的关注。“我”的讲述层层深入,让读者很自然地进入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末尾写道:“世界温暖得如同一杯白开水。过几天,过几天就去佛罗伦萨。”“我”在经过陆医生的开导和治疗之后,不仅能很轻松释然地谈及之前的个人经历,而且对自己的未来之路似乎也更为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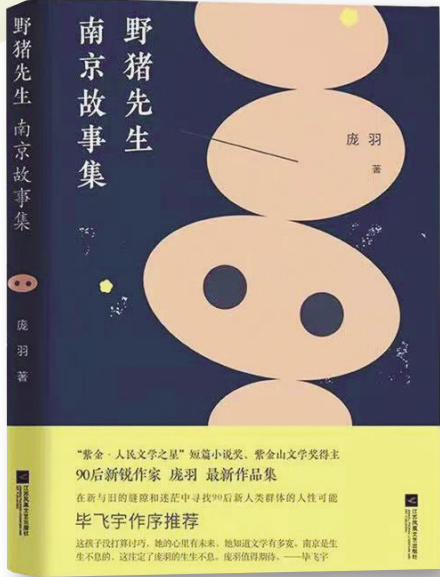
对于小说人物的出场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庞羽也颇具匠心。她喜欢通过制造矛盾冲突,在故事冲突中去塑造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去塑造典型性格。“元嫂把地上的书全扔了。”作者在小说《福禄寿》的开篇便设置了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开头自然会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什么扔?”读者会不禁疑惑,可庞羽并不急着告诉读者原因,而是不慌不忙地介绍起了元嫂:“元嫂原名田恩元,家住马家沟,配偶马东强,育有两儿一女。大儿深圳打工,二子赋闲在家,小女随她进城。”寥寥数语,便让读者对元嫂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原来元嫂是华玉卿教授家的一位保姆,华教授的老伴去世后,儿子在美国指望不上,他自己腿脚不便,幸得保姆元嫂照料。元嫂的丈夫马东强是一名保安,小女马兰怕吃苦。小说中,无论是马东强还是马兰,无不觊觎华教授的家产。如此一来,整个小说的叙事线索和逻辑脉络得以清晰呈现。在《吾本良善》一文中,作者由医生拒绝柳素贞的请求开始叙述,写到了柳素贞对于生儿子的执

在日常叙事中

感受南京的脉动

——评庞羽的小说创作

■袁文卓



《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庞羽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

着,谈到柳素贞与岳虹的交往,故事便很自然地展开。

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是庞羽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特征。借助小说,她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情感。这种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方式,让人自然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但庞羽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里面融入了她对新时代下个体命运与精神世界的独特思考。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准聘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此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与媒介传播的互动关系研究”(24ZWB001)中期成果,南京大学哲学社科青年项目:“新媒体时代当代小说生产传播与批评机制研究”中期成果]



焦冲小说叙事的基本场景与语境,往往都是“家”或曰“家庭”。新文学以降,“家”是一个被刻意建构的特殊场域、情境以及意象——既是物理意义上安顿和盛放个体肉身的空间,更是一个人在文化心理与情感层面上的生长原点,往往构成小说人物基本的人格和性情。“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中有多次隐喻流变,从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坚固堡垒、“绝望主妇”的身心桎梏到宏大叙事中的家国同构等等。而在焦冲笔下对家庭生活与伦理关系的描摹中,人情、人性中的普遍性和幽微感得以精准显形,中国当代社会亦在“家”这个有形的特定环境中得以展现,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更具代表意义的叙事说服力。

《以父之名》是焦冲前期创作的代表,作者的目光穿透人们对于家庭关系的一般想象和表层认知,展现了主人公马克与父亲之间更为复杂的相处模式与情感关系。小说开篇就设置了一种尴尬的情境:母亲突然病故而父亲不擅家务难以独自生活,马克邀父亲与自己同住,于是父子二人在马克成年之后再次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小说在当下讲述中还穿插了马克成长经历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父子之间诸多观念和情感上的错位,父子关系始终困于彼此之间的不理解、不认同,他们之间未尝没有

《光微微而来》,焦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相互的在意、关心和爱,但彼此都羞于直接表达。小说结尾处,父子并未实现和解——与对方或者说本质上是与自己的和解,尽管他们都曾以不同方式小心翼翼地向前迈过一步或者几步。在受儒学影响的东亚社会中,传统的父

■青推荐

“家”的叙事与时代镜像

——焦冲小说简论

■金赫楠

子关系不仅是血缘和亲情意义上的自然关系,更关乎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因此父子冲突里往往暗含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时代镜像,《以父之名》就是以家庭生活中心个体性的经验和心路历程,来反映当下两代人都面对和尝试解决的问题。其后,焦冲的《原生家庭》《想把月亮送给你》《梦的解析》《天灯》等小说都在围绕“家”和家庭关系展开叙事,借此更为深入地探讨家庭伦理。

焦冲擅长写女性,擅长在家庭生活和婚姻问题中塑造女性形象,表达与女性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长篇小说《女人四十》是焦冲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四位“80后”女性人近中年时的诸多际遇和起伏,处理的是作者同龄人的现实问题与成长经验。焦冲的笔墨落在主人公们的家庭生活与婚姻问题上,

并由此展开对一代人的生活描摹与精神刻画。这四位“80后”女性的中年危机,其实又是每一代人必然经历的人生与心路历程。更值得一提的是,各色人物的讲述始终在一种淡然的话语氛围之下,流露出作者对自己笔下角色的深刻理解和体恤,焦冲说过,“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慈悲”。而在2023年的另一篇小说《悬崖》中,对母女关系的探讨,再次延伸了焦冲对于亲情的多维观察和深层审视。小说描写了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唐丽珊是一名过气歌手,年轻时经历过一段不伦之恋后生下女儿唐糖并独自抚养其长大。小说刻画母女关系的着力点不是两者如何相依为命,而是母亲对女儿近乎病态的生活依赖、情感捆绑甚至精神控制。文本中很多具体描写展现了唐丽珊对唐糖从生活细节到婚姻大事那种无处不在的管

束和控制,读来令人感到窒息。母女二人的矛盾焦点最终落在了母亲对已经三十岁的女儿情感生活的粗暴干涉,这种干涉中固然有保护孩子的本能,但更多是一种女儿即将离开自己的恐惧,也许还带几分嫉妒——读到这里我会想起《金锁记》中曹七巧与女儿长安、《心经》中绫卿与寡母。在一次旅行中,母女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唐糖姿态强硬地反抗了母亲的干涉并飞蛾扑火般迅速沉溺于一场明知没有结果的情感邂逅。《悬崖》回应了现代以来诸多经典文学命题,比如历史变迁中“家庭”与个体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比如物理与精神意义上的“出走”等等。

阅读焦冲小说时,能明显感觉到张爱玲对他的影响,甚至他有篇小说的题目就叫作《沉香屑·第三炉香》。《悬崖》中有个片段,写到唐糖与母亲吵翻然后去赴约的心理活动:“她想起了小时候和母亲逛商场,她欣赏完琳琅满目的芭比娃娃,不见了唐丽珊,独自站在货架前,来来往往的人朝她投来陌生的目光,那一刻她孤独极了,害怕极了,仿佛被全世界遗弃。”熟悉张爱玲小说的读者读到处,应该能联想到《倾城之恋》。这些影响一定程度上成全了焦冲的小说风格,但也会造成他后续创作思考和审美上的局限,须得提高警惕与适当地告别。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